

献给西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

才旦卓玛

胡向泽 成平 著



人民出版社

才旦卓玛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北京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北京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北京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北京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(藏)新登字01号

才旦卓玛

胡向泽 成平著

*

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江油市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: 8 插页: 6 字数: 135千

1995年7月第1版

1995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4,000册

ISBN7-223-00799-0/K·114

定价: 7.80元



才旦卓玛



与毛泽东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合影留念



与周总理在一起



与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外国友人合影留念



与江泽民总书记在一起



与班禅、阿沛副委员长及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热地合影留念



与爱泼斯坦的合影



与王品素老师亲切交谈



在群众中



慰问海军战士



幸福的一家



与叶塞尼娅的扮演者在一起

前 言

王品素

1958年的除夕夜,在上海音乐学院用芦席棚搭建的大饭厅里,师生员工济济一堂准备吃年夜饭,刚刚举杯就听见一阵从来没有听过的嘹亮的歌声,从一个大饭桌上传出,唱的是什么歌,当时我完全听不懂,这时到外地去招生的党委委员、作曲系的进修生、蒙古族的莫尔吉夫同志(现在是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厂长)走过来告诉我,唱歌的姑娘,就是由他和声乐系的黄钟鸣老师,从陕西咸阳公学收来的藏族学生才旦卓玛,刚下火车,就来院参加聚餐了。所以我是先听到才旦卓玛的歌声,然后才互相认识的。

因为我当时是学院声乐系的教师、支部书记,又是党委委员,党委会决定让我负责民族班的教学等工作。当时的声乐系系主任周小燕老师认为,老师们对藏族

07405/30
歌唱风格、曲目都不熟悉,为了便于教师学习、备课,所以把当时先后进校的三位藏族学生都集中在我的班上,由我来教他们。我认为周老师的意见是正确的,完全是从工作出发的。

由于当时才旦卓玛对汉语不熟悉,我又不懂藏语,我决定请甘肃民族学院来学习的藏族姑娘德吉措模(后来叫丹德措,现在是青海艺术学校的声乐老师)和才旦卓玛一起上声乐课,请丹德措做翻译,两人的藏语虽有差别,但是可以通话的。没有多久的时间,才旦卓玛就可以单独上声乐课了。给他们上的第一节课,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,我先让他们唱一支歌给我听,登巴次仁是男声,我在听觉上没有什么太不习惯的地方,两位女声一开始唱,我觉得声音很亮,唱得又那么高,我竟往她们所唱的歌高一个八度在钢琴上去找音,因为我自己是美声唱法,可能两种唱法出来的声音频率不同,一开始耳朵不习惯听,对藏族的曲目我一无所知,语言也不懂,确实有一个怎么教下去的问题,但我没有怕,因为那时候我才三十多一点,精力旺盛,能唱会跳,摹仿能力较强,我便遵照毛主席的教导“先做学生”,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;“后做先生”。我先向才旦卓玛、丹德措学会她们的藏族民歌,记下谱来,然后我再从声音上纠正她们,给她们练声是她们不习惯的,她们是拉开嗓子就唱,所以给她们练声我先用藏族民歌的某一

句来开嗓子,然后慢慢也用一般发声练习,来增加他们声音的灵活性、弹性等等,如我用五度音阶或八度音阶把藏语的“太阳出来了”或“月亮出来了”等编进去唱,我向才旦卓玛学唱了“牧歌”、“宗巴浪松”、“党啊!毛主席”。我为才旦卓玛选择了陕北民歌“信天游”、“蓝花花”等给她学习。才旦卓玛不但嗓音好听,音乐记忆力强,私心杂念少,歌唱心理也很好。我把给她唱的歌编成简单的故事,使她想着故事,不致陷入单纯追求声音的坏习惯。

春天来了,很多外宾来上海参观访问,上海音乐学院是外宾常来参观的地方,学院常常请才旦卓玛参加外宾接待工作,演唱给外宾听。外宾及市外办反映很好,这种小型演出也使才旦卓玛得到了锻炼。

1959年9月,西藏歌舞团通知才旦卓玛赴京排练节目,参加国庆十周年的演出,演出赢得了首都各界对西藏歌舞团及对才旦卓玛的好评。才旦卓玛由京返沪后收到全国政协的通知,补充她为全国政协委员。我清楚地记得通知是我亲手交给她的。

1960年5月23日上海音乐家协会开始举办《上海之春》音乐会,直到1964年的“5·23”,只要才旦卓玛在上海,她都会应邀参加演出,向上海人民汇报自己的学习成绩。

焦萍作词、朱践耳作曲的“唱支山歌给党听”,很多

人都唱过这首歌，但唱得最动人的是才旦卓玛。在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第一次举行的“中国歌曲比赛会”上，才旦卓玛演唱了“唱支山歌给党听”，有几位老师被她的情真意切、朴实无华、从心底里唱出的歌声感动得流出了眼泪。这是才旦卓玛的演唱特点，不但是“唱支山歌给党听”，记得她演唱的歌剧《红霞》中的“三祝红军”一段，第一句“红军啊！我的亲人，我的一颗心给了你们！”真是先声夺人，一下便把人给抓住了。歌剧《洪湖赤卫队》“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”，韩英被关在彭霸天的监牢里，彭霸天抓来韩英母亲，命令韩母到牢房来劝韩英投降，韩英向母亲回忆过去的痛苦生活，怒斥彭霸天丧尽天良，欺压百姓，和洪湖来了共产党翻身做主的幸福生活，及必胜信心，唱得十分感人，可以说是声情并茂。以上两首歌剧插曲都是吸收了汉族戏曲的长处，才旦卓玛从来没有学过汉族戏曲。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时，也只学过民歌课，没有学过戏曲课，但对戏曲风格的歌曲却那么容易上口，接受得那么快，我以为这与她小时候常听他的爸爸唱藏戏，不能说没有关系。

1975年才旦卓玛随西藏歌舞团到北京演出，她竟有胆量在北京的舞台上，在那么多熟悉京剧的观众中，甚至是在京剧的行家高手面前演唱京剧《红灯记》中“听罢奶奶说红灯”一段，用的是 bE 调，这一段“i”字多，而且是需要延长的“i”，如：有“听”、“埋”、“爹”、“你”、

“斤”等字，演唱时需要细腻、婉转、深沉，这与藏族民歌、山歌、牧歌中“啊”(A)字多是不同的。需要的风格与高亢、嘹亮、宽广是不同的。才旦卓玛演唱山歌、牧歌、朗玛、堆谐、弦子等等常用音域一般是A到 g^2 ，而《红灯记》“听罢奶奶说红灯”所用音域是f到 bG^2 ，而才旦卓玛演唱“听罢奶奶说红灯”时也能自如地运用声音。

才旦卓玛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时曾到罗马尼亚去访问过，记得曾演唱过罗马尼亚民歌“照镜子”，那是用中国普通话唱的。后来又去过当时的苏联访问，由留苏回国的徐宜老师用俄语教才旦卓玛学唱了俄国民歌“萨拉纺裙”，才旦卓玛力求唱准确俄语，唱像风格，很好地完成了出访任务。

这里我还要补充的是，才旦卓玛不忘劳动人民本色，学院无论什么劳动，只要她在学校她总要去参加。记得一次学院下乡劳动，她因去北京开会没赶上，按说是不可以参加的，但后来我突然看见才旦卓玛笑嘻嘻地出现在乡下，她已经在麦田里拔朽烂了的麦子了。还有一次清理猪圈，把猪屎挑到田里一堆一堆放好，准备以后把猪屎撒到田里去做肥料，这是江南一带的农田劳动的一种，是西藏所没有的，这种工作只要不怕脏，不怕累，是不难做的，当然力气大的人就多挑点，力气小的人就少挑点，但没有挑过担子的人挑得稍重就走

不稳路，显然才旦卓玛是没有挑过担子的，可才旦卓玛却跃跃欲试，很想参加。但劳动小组长安排她去选种了。

.....

总之，我所记得、认识的才旦卓玛是朴实的、诚恳的、努力进取的。我想一切热爱音乐的人们如果了解、认识这位优秀的藏族歌唱家，就请深入进这本《才旦卓玛》专著里去吧！

1995年1月于上海

目 录

前言..... 王品素(1)

一、仙女下凡 (1)

——地分八方，西天有佛，雪域崇佛，是一种文化，一种精神——藏族民歌是浓缩了的西藏历史和文化——五仙女降魔除妖，为首的称“神女峰”，就是地球的端点珠穆朗玛峰——“转世”、“投胎”是对来世的寄托和期望，农奴也希望来世幸福——才旦：长寿，卓玛：仙女。多好的名字——父母和二姐都是民歌和藏戏的爱好者——才旦卓玛十四岁那年看到了五星红旗。她成了解放军文工团的小知音——一个偶